

周大新著

小说大典
周大新中篇藏

ZHOUDAXIN
ZHONGPIAN
XIAOSHUO
DIANCANG

(1976—2008)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铜 戟

虚构的世界更美妙



喜欢虚构。虚构就是无中生有。

虚构的人物，在现实世界看不见他的面目；虚构的故事，在现实世界不曾发生；虚构的场景，在现实世界无法找到。虚构出的一切不供人们用手去触摸。

虚构是一种特权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享有这种权力。

虚构，是这个世界赐予文学家的一种特权。

周
大
新
著

小
说
典
藏
周
大
新
中
篇

ZHOU DAXIN
ZHONGPIAN
XIAOSHUO
DIANCANG

(1976—2008)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铜
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铜戟/周大新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9.1

(周大新中篇小说典藏;1)

ISBN 978-7-80765-090-4

I. 铜… II. 周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5992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开本 16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
印张 22.5

本社网址 www.hnwybs.cn

字数 414000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纸张规格 700毫米×1000毫米

定价 3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自序

周大新

这套书里所收的作品,是我近三十年所写的中篇小说的全部了。把它们汇总起来的目的,是为了做个纪念。

我是在这三十年里成长为一个作家的。没有这三十年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化,我不可能拿起笔去写文学作品,我只会是一个军人或农民。所以,这三十年,对我个人意义重大,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时段,每一想起,都会对其充满感激之情。回首这三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,作为亲历者,我有三点感受:其一,这三十年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思考问题最自由的时段。与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十七年和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相比,作家这三十年思考问题的疆域最辽阔。其二,这三十年,是民国以来第二个作家潮涌的时段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中国出现了一次作家潮涌的现象,自那以后,这种情景没有再现,直到这三十年,才又出现了。我随着这次潮涌成为一个作家,很是庆幸。其三,这三十年,是清朝以来小说这个门类收获最丰硕的时段。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,小说家族在逐渐兴旺,但只是到了这三十年,才成了“暴发户”。这三十年的小说产量最高,小说赢得的读者最多,小说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,中篇小说也是在此之间成为小说家族一个最大分支的。

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,回顾这三十年自己的创作,觉得有一件事是一直在坚持做着的,那就是对人性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探索,从而使自己对人自身的认识前进了一步。我觉得,小说家把人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,就必须对人性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。可人性是一个幽秘深长的洞穴,我们很难抵达洞穴的底部。我写作之初,曾经根据自己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见闻,写了一些作品,把美好人性在政治灾变中的闪光,把正常人性在社会政治压力下扭曲变形的情况进行了展示,通过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,我想让我的读者对人的社会政治属性有新的认识,对人性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有可能变形扭曲的问题生出警觉。后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我开始关注人的物欲,关注人在金钱压力下的表现,通过自己的作品,对爱与恨、同情与冷漠、激情与杀戮、友情与妒忌、怜悯与蔑视等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探查与追查,对人的本能和原始欲望以及人身上的动物性遗存进行了检视,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,我想让我的读者对人的自然属性有新的认识,对人的本性这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产生深刻的印象。接下来,我也曾把生理残疾和心理畸变的人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,把非常态和变态的人的人性景观展示出来,想让我的读者在惊奇、惊骇和战栗的同时,对人性的复杂

生出新的慨叹,对人性的奥秘有新的发现。人是大自然最精妙的造物,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,最精妙最复杂的生物的属性,自然不会简单,自己过去对人性已完成的认识,离最终的答案依然很远。也许,随着以后自己认识能力的提高和艺术准备的充分,对人性的认识和表现会再进一步。

中篇小说,是我这些年打交道最多的伙计,我爱你!

戊子年冬于北京

目 录

001 自 序

001 [铜 戟]

033 [香魂女]

056 [军界谋士]

081 [人 间]

126 [蝴蝶镇纪事]

160 [走 廊]

211 [伏 牛]

255 [河里太阳]

298 [家 族]

328 [紫 雾]

附录

350 虚构的世界更美妙

——关于小说的自白之一

353 周大新创作年表

时高、时低，时急、时徐，时南、时北，时东、时西。它似乎知道要飞去哪里，又似乎茫无目的地。有一段日子，它停在了北部非洲，去看地中海的水。

海岸上有一片瓦砾地。

涂在石碑坊营门上的夕照，缓缓地开始褪去，砌在牌坊上的那些长条石块，渐显出它们苍褐的本色。生了凉意的晚风，轻轻地飘过去，拂弄着营门两侧香亭和鼓亭檐角上的风铃。几只归宿的斑鸠掠过营区，向远郊的那片槐树林里飞，把一阵咕咕声抛下来，扔进副营长杜一川的耳里。

他摇摇头，把郁郁的目光从悬挂在石碑坊营门下的那个铜戟匣上收回，挪了脚慢慢地向营门外走去。

生了绿锈的铜戟，静静地卧在玻璃匣里。

就要分别了，这古老的西校场！这生活了十一年的营房。

营门外就是街道。这里虽是宛城的西郊，街两旁高楼不多，但热闹还颇有几分。茶馆、饭铺、酒店、旅栈、卦摊，一家挨一家；买卖人的嗓门，卖唱人的胡琴，录音机里的女声，把一股股音浪向苍茫了的暮空抛。杜一川刚走出营门，一个唱河南坠子的女人的声音，就极清楚地响过来：

……军笛号角领前站，

两杆大旗是杏黄，

一杆写：勇跃战阵，

一杆写：奋争疆场。

步队单刀拿在手，

马队手使虎头枪，

刀枪密摆如麦穗，

大旗空中迎风扬……

一川止步，侧了耳听，这就是有名的坠子戏：《杨宗保扫北》。不过，只一刹，他便又急急地向前走，似要把那声音摆脱掉。

“哟，是杜营长呀！这么急慌慌地要去哪？”一个娇滴的女声响起，一川被人拉住。这才发现已经走到一家酒馆前，年轻的老板娘正含笑站在身旁。

“不来赏光喝几盅？傍黑喝点酒，一夜都舒服！来吧，大营长！”老板娘偎近身，紧拉着杜一川的胳膊。要在往常，一川早挣开走了，但现在，郁闷的心境使他突然对酒来了兴趣。“中！来二两，宝丰大曲！”他从对方酥软的胸前抽出胳膊，在一张酒桌前坐了。

……坐纛旗下一员将，
年少气盛不寻常，
金盔金甲映浮云，
七尺花枪生冷光……

坠子声又亮亮地传过来。一川一杯大曲落肚，热气正往上升，听到这唱词，一股莫名的烦躁涌出来，哐一下挥拳砸桌上，空酒杯滴溜一转，啪地落地，变得粉碎。

老板娘回身看他，俏脸一愣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“杯子我赔！”

“嗨呀，我的大营长，一只杯子，说啥赔？”熟谙人心的老板娘看出了他心绪不好，忙又送上一只杯子。

碎了！是的！那金色的梦和这杯子一样彻底地碎了。营队撤销了，营房明早就要租给宛城国医大学作校舍了，你剩下的就是等待转业！当营长已不可能，军装都得脱了，还上哪去当统兵将领？《山地攻坚》、《战术概要》、《带兵之道》、《当代战争》，你没明没夜读的这些书还有什么用？！年已三十，你还能立什么业？成什么景？

“嗨，副营长，你也来喝了？”随着这个嗡嗡的声，三连司务长在杜一川的对面哐地坐下，朝他咧嘴一笑，跟着便去上衣袋里掏钱，边掏边叫：“掌柜的，八两，泸州！”

一张拾元的钱被司务长啪一声摔到了桌子上。随了那钱飞出来的，还有一张姑娘的照片飞落到杜一川面前。

司务长忙伸手捡过去。

“未婚妻？”杜一川淡淡地问。

“过去是。”司务长嘲弄地笑了，“听说咱们营撤销，我要转业回乡下，不跟了！可就她这副模样，不跟我也省得老了以后恶心！怎么样，副营长，你看她能打几分？”他把照片伸到杜一川面前。

杜一川默默端起了自己的酒杯。

“他娘的！怕连三分也不值，还跟老子摆谱！”司务长啪地把照片扔到桌子上。不过片刻之后，他又伸出一个手指去桌上蘸点酒，粘起照片放进了衣袋：“老子还要好好给她展览展览。来，喝！副营长，这年头喝酒好，咱今晚喝他个一醉方休！醉了快活！来，干！现在一说不打仗，上级就不要咱二营了！撤销，多干脆！不过，撤了也好！以后咱再也不受他军规的约束，自由自在！干！”

……征尘滚滚遮日光，
马上众将斗志昂，
大队好似千层浪，
又似瀑布下山岗……

杜一川伸手端杯，杯却被一只白嫩的手拿走了。一个姑娘急切地低叫：“副营长！”

杜一川仰脸，一愣：桌旁站着营部的女医助成蓉。

“营里要出事了！”还没容杜一川开口问，成蓉就擦了一把额上细密的汗珠急急地低声道：“营里好多干部都在一连连部聚着。一连长说要领上大伙去师部闹一场，问问这次为什么偏撤我们营！”

“哦？”杜一川眉峰一抖，霍然站起。他这才发现，天已黑了下來。豫西南仲秋的夜晚，悄无声息地到了……

一屋子的烟。每个人嘴上都吐着雾。两毛三的“白河桥”，四毛三的“南阳红”，五毛四的“诸葛庐”，什么牌子的都有，什么味儿都全。一连连部的屋子里都是人。凳子上、铺板上、桌子上，或倚、或坐、或立。正中间的桌前，坐着脸色阴沉的一连长秦田齐。

此刻秦田齐的心里，也像这屋里一样，满是烟、满是雾。就在那烟雾之中，他的家——豫东兰考县境盐碱滩上的那个小村，那两间破败的土墙草屋，渐渐地显露出来。消瘦的妻子走出草屋，弓了腰拉着粪车向地里走，九岁的女儿在后边推。吱咯、吱咯，平板粪车的车轮在地上慢慢地滚，沉重地转，响声尖得刺心。娘，爹啥时回来领咱去？快了，快了，再有一年。娘，我那时就在城里上学么？那是！你爹的营房就在宛城西郊，离市里热闹地方近，上学自然在城里。她爹，你说俺娘们明年真能随到队伍上？当然，我熬了十四年，明年就到了带家属的年限。到那时，你去团的家属工厂上班，孩子去十四小上学，多好！

多好！可是，二营撤了！除少数干部平调到没撤的部队外，大部分人等着转业。明日营房都要交出了，还谈什么去办妻子的随军？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下来，到如今就这样再一个人回去？！

他伸出青筋暴突的手,把烟头重重地按灭在烟缸里,而后,抬起了头。络腮胡子多日没刮,粗硬的胡茬立在他那黝黑的脸上,使他的面孔有些可怕。“我们见了他们,主要说些啥?”他的声音阴厉、低沉。

“说啥!主要说一条,为什么偏撤我们营?”倚在窗台上的一连副连长愤愤地叫,“还不是因为我们营在上边没有人!师里、团里的主要头头都不是从咱营出去的,咱们他妈的是前妻的儿子,要扔就扔,谁心疼?!”副连长说到这里,声音中夹了丝哽咽。今天晚上的这场会,最初其实就是他的事引起的。原说要调他没撤的一个部队去,谁知就在他准备去报到时,又接到通知:不去了,准备这批转业。一打听是人家的领导顶着不要,安排了本单位的干部。事情也巧,就在这时他那怀孕八个月的妻子,按他原来的安排吃力地腆着肚子,来队准备生孩子。一路辛苦的妻子,听说他很快也要转业却又让自己来队,自然要哭几声、吵几句,副连长心里正烦,哪听得下这哭吵声,狠狠地一巴掌就甩过去。这一掌的后果太大,妻子仰身一倒,早产了。婴儿如今还在危险中,这突然而至的灾祸把一连副连长击垮了,今天晚饭后,一个战友来劝他,刚说了句想开点,他便呜一声哭开了。就是这哭声引来了这一屋子人。就是这哭声让每个人想到了营队撤销后自己面临的问题。也就是这哭声让秦田齐想到妻子、女儿的不能随军,想到1979年自己在南疆时的苦战,想到连里那些辛苦争得的奖状和锦旗从此就要被人们忘记。

秦田齐心里蓄满了怨和气!

妈的!闹一场!怕啥?顶多不过是去坐监狱,坐监前也要出这口气!

“还要说些啥?”他又低沉地开口问……

它飞得镇静、自如。有一些日子,它婷婷落在了南亚次大陆,看恒河——印度河平原,看喜马拉雅山余脉上的植被。

山里有一道烧红的谷地。

街两旁各种店铺、地摊上的灯都已放亮,白炽灯、日光灯、电石灯、煤油灯、马灯、汽灯、蜡烛,把不宽的街道染紫、涂黄、刷白、抹红。就在这灯光炫目的街道的一侧,杜一川和成蓉急急地向营房走。但快到营门口时,杜一川却突然放慢了脚步。

“怎么了?”前边的成蓉扭过脸问,含了笑。她的微笑浅而不露,几乎没有拉长嘴唇,只腮上依稀显两个窝儿。

“教导员不是在家吗,来喊我干啥?”他冷冷地说,乌亮的双眸在成蓉那苗条的身上极快地扫了一下。刚才,当他猛听到一连长要领人到师部闹事的消息时,他想到营长

长期因病住院,自己代理营长职务,这样的事应该去管。但随了成蓉往回走,看着成蓉那窈窕的背影,闻着她身上散出的淡淡香味,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教导员——那个副军长的白净、潇洒的儿子,那个赢得了成蓉爱慕的万彬。一股沉在他心底的嫉恨翻上来。

这事应该由他管!

他是教导员,营党委书记!你是什么?归根结底还不是个“代理”,过了今夜你是什么?平头百姓!这棘手的事,你管得着?

杜一川一提到教导员,成蓉原本就露红晕的脸,刹时红得更艳。她是那种文静、害羞的姑娘,尽管她和万彬的关系在营里早不成秘密,但每当人们在她面前提到万彬时,她总还禁不住要脸红心跳。“这事他知道,就是他让我出来叫你回去的。”她轻声解释。

“叫我干什么?他不会去处理?!”杜一川依旧冷冷的,随了话音,瞳仁中闪过一丝恨。是的,那种积聚已久质量变得很重的恨。他嫉恨万彬,更恼恨成蓉,当然,对后者的恨是掺了爱的恨!是爱而不能得的恼恨!

他当初曾对成蓉产生了怎样浓烈的爱!

他承认最初让他心动的是成蓉的漂亮。那弯弯淡淡的眉,那温柔沉静的眼,那小巧方正的嘴,那玲珑秀气的鼻,那莹白粉嫩的颊,他的心不能不为之一动。但那不过是一动而已,他并没有因此想到去爱、去获得。他对男女之事有自己的想法,他总认为男人应该在功成业就之时,再把心分一点给那些事,否则,心沉温柔海,业必被抛开!真正激起他爱她是那次他发高烧。云里雾里,整整两天,当他终于醒来时,看到双眼熬红的成蓉正用酒精棉球在他胸前、脚上擦,那么轻、那么柔,接下来她给他喂饭,让他的头靠在她胸前,双手环过来,一手端碗、一手拿匙,一匙一匙,那么耐心,那么仔细。后来她为了不让他心焦,坐在床头给他读他当时正阅读的《水网地的进攻》。那枯燥的军事术语,从她的口中柔柔流出来,竟那样动听、易记。成蓉在尽医生职责时显示出来的那份女性的温柔,把杜一川作为一个男子压在心灵深处的那支古老的、美妙的、自由的乐章唤醒了,把他原来先成业后去爱的决心摧毁了,他的心开始抖起来。于是,爱便不由自主地萌出、漫涨,终至于洋溢。那日,他听说成蓉爱吃虎皮豆,一次上街就买了二十袋。但买来了他却不敢送,怕她拒绝收,怕别人知道了笑,长期的自我压抑,使他爱的胆量已经变得极小。犹犹豫豫,胆胆怯怯。多少次轻步走向卫生所,多少次又悄步退回去。一天傍晚,他发现她一个人向营区后的树林里走,终于下决心悄悄尾随过去要向她倾吐。谁知一到林中他才发现,教导员万彬正站在林中等她,两人一见便拥抱在了一起。他立时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头晕……

爱不成就恨,这是爱的普遍法则。只是一川平日把恨压在心底。此刻,他不想再

压,反正大家只剩最后一晚在一起了。

成蓉愣了一刹,她猜不出杜一川何以变了态度,刚才那样急地随她往回走,此刻竟冷冷地想推托开。她略略有些生气:营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竟然想推!但即使生气,她也是柔柔地说:“他说,叫你回去商量商量。”

商量商量。这四个字堵住了杜一川从心底涌出的恨。是的,你是代理营长,处理这种事情,可以叫你回去商量。他无话再说,便扭开头,径直向营门里走。

“小杜!”石牌坊营门的一侧,突然传出一声苍老喑哑的唤。两个老人蹒跚着向他身边走来。借了营门灯,杜一川认出,走在前边的那个独臂老人就是成蓉的爸爸,二营的老营长成史柱,他是在听说老营队要撤销的消息后,特意来队看望老营队的干部战士和女儿的;那另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,是住在营门对面的魏五爷。

“有事,老营长?”杜一川转身迎向二老。尽管他对成蓉恼恨,但对成蓉的爸爸却极尊敬。这老人十几岁时和日军作战被砍去左臂,仍一直坚持在部队战斗,战功卓著。1956年才因独臂不便部队生活,转回老家休息。

“这个戟,”成蓉爸抬手指了一下悬挂在营门正中的铜戟匣,“造的年代不知道,但也算一件文物了。当初国民党的部队弃营南逃时,你魏五爷悄悄取下保存起来,直到我领兵进驻西校场时,才又献出重新挂上营门。后来博物馆几次来人要,都被我顶了回去。听说从明儿起这里已不再做军营,五爷想问问能不能把戟取下来,交到博物馆去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杜一川抬头望一眼那暗绿色的铜戟,点头答。

“那就——”

“爸!”成蓉打断了爸爸的话,“你少说几句,杜副营长有急事——哎,流星!”正说话的成蓉向远天一指。

众人抬头,只见一颗流星向东南坠去。

“八点十分,”成蓉边看表边小声叫。

“这丫头!”成史柱嗔怪地看了一眼女儿,而后朝杜一川笑笑:“小蓉从小喜欢看流星。你有事就忙去吧!”老人挥着独臂……

大约是嫌了这秋夜凉的缘故,上弦月升得有些迟疑,而且刚刚越过城区那边的高楼,就扯些云絮遮了自己,于是它洒下来的光就显得昏黄,这昏黄涂在杜一川的脸上,就使那含着不快的脸庞带了几分阴沉。

思想工作本来是你教导员的事,还找我商量!他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到教导员万彬的门前,忽地推开了门。

商量什么？他原本是准备冷冷地这样问的，但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一愣：教导员万彬双手捂腹坐在桌前，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痛楚。

“怎么了，不舒服？”杜一川因嫉恨而生出的不快顿时飘走，忙关切地问。

“胃疼得厉害。”万彬紧紧咬住牙。

杜一川转身朝外间喊：“成医助，快，给教导员看看病！”

在门外的成蓉听说万彬有病，忙慌慌地奔进来，快躺到床上，我看看。”她急急地去搀恋人的臂。杜一川看见成蓉那满脸的心疼和关切，心中顿时又有些酸。

“杜副营长，”万彬一边往床上躺一边开了口，“听说一连长要领人去师里闹事，你是不是去看看？”

杜一川点点头。好吧。教导员有病，你是代理营长，当然应该你去。

看到杜副营长出了门，成蓉关切地俯身问：“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么？是吃什么不卫生的东西了？”她是那种爱上一个男人就把心全给了对方的女人，恋人的任何一点不适都会在她心里引起共振。

万彬不答，侧耳听杜一川的脚步声。待那声音越去越远，听不见时，他才扭头望着焦急的成蓉，扑哧笑了

“你？”成蓉一愣，触诊他胃部的手停住。

“嘿嘿，”万彬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，笑得十分得意，“我不过是略施小计！”

“你的胃不疼？”

“当然不疼！”万彬拍了拍他那强健的裸露着的上腹。“我是不想去处理一连长他们那件事！你知道世上什么人最可怕？除了土匪就是散兵！他们平日在军营受军纪约束，将种种野性压制得死死的，一旦变成散兵，失了约束，野性就会可怕地涌出来！撤销了编制的兵就是散兵，现在去做思想工作，阻止他们闹事，谁敢说不出乱子？所以我让杜一川去处理吧！”

“你？！”成蓉惊呆，双眸凝住，不动，直盯着万彬那英俊的脸。

“呆什么，现在我把好消息告诉你！”万彬又笑了，“刚才接到姐姐的电话，说爸爸给我活动好，把我调到未撤的九师政治部，明天上午就来接我。你先在这里等几天，我一去九师就想办法，很快可以把你调过去！你说，可以吗？”他摇了摇她的手。

成蓉没吭。她的双眼早已从万彬的脸上移开，望向窗外，窗外是昏黄的弯月，弯月上蒙着云翳。她的目光渐渐变得散乱，眸子上浮了迷惑，她似乎不能立刻明白眼前的事。

“来，小蓉。”仰躺在那里的万彬，声音变得极低、极柔，“我亲亲！”抬起手去搂成蓉的腰。有一刹那，成蓉弯了身，那动作有些机械，似乎是出于习惯，但当万彬的嘴就要

触到她的唇时,她像是猛地从梦中醒来一样,一下子直起了腰,挣开他的手,转过身。

“小蓉,蓉!”他急忙探身又抓住了她的手。他已摸透成蓉的脾性:怕羞!每当他爱抚她时,她总是要挣脱、抗拒,但只要你顽强坚持,她最终也只好遂你的意。他第一次想把手伸进她的胸衣时,曾遭到了她怎样长时间的抗拒呵!但由于他的执意坚持、顽强进攻,她最后不是也终于遂了他的意吗?不过今晚的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,他刚想把成蓉的身子往床边拉,却听咚一下,胳膊被重重甩开。他立时辨出:这不是嗔怪、佯怒。

“你怎么了?”

成蓉已跑了出去……

它飞姿优雅,神态安详,有时会长久地逡巡在一个地方。好长一段日子,它一直在塞纳河的上空飞,来回地用翅儿拍河水”

水面上漂些暗红色的东西。

“准备登车!”一连长挥拳砸在了桌上,而后抓起了桌上的一个包裹。

屋里的人也忽地一齐立起。人们讲出的烦,诉出的怨,倾出的恼,聚在一起,膨胀成一股更大的力,左右了群体的情绪。

这时,门开了,杜一川出现在门口。

一团烟雾旋转着向杜一川扑来,他猛地咳了一声,看到一连长那冷极了的眼神。

“老秦,这是要上哪,去师部?”杜一川静静地开了口。虽然他心里对撤销二营也窝着烦躁,但必须制止这个闹事行动。军令如山,二营的撤销令既已下达,现在去闹,就是违令。这会造成影响,二营的历史上还从未有抗拒军令的事情。

“知道了还问什么?!”一连长阴沉地说。

杜一川笑了笑,他没有生气。他和秦田齐当战士时就在一个班里,知道他的倔脾气。“大伙是不是坐下,听我说——”

“少啰嗦!”一连长猛地打断了他的话,“愿跟我们走,就出去上车!不愿,就走开!少给我们讲大道理,听够了!”

“我不讲大道理,就讲——”

“好!你既不讲大道理,那你就给我讲讲这个怎么办?”一连长说着呼一下把手中的包裹朝杜一川扔来,杜一川伸手没接住,啪一下落地,包裹散开,露出了一堆一连历史上获得的各种奖状和锦旗。

杜一川双眼突然瞪大。看见了,那其中的奖状、锦旗,好多还是他在一连时和弟兄

们一块儿争来的。那面写有“攻如猛虎”的暗红色锦旗，不是在南疆前线得的？哒哒哒。枪声骤然响起。弟兄们，冲呀——拿下“747”高地，为祖国效力！一川，别管我，上！田齐，血，你的臂！少啰嗦，打！这面旗授给一连！挂好，老秦，这是血换来的！放心……

一股酸热的东西在向眼眶里涌。不，你不能流泪，那是过去，你现在的任务是劝阻他们！杜一川慢慢地弯下腰，手抖着将包裹包好，才颤声说道：“人向前走，也许需要不断忘掉一些过去。否则，就不可能走得松快。这些，就让我们记在心里吧。”

“记心里？”墙角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，“心里早被各种难处塞满了！天明以后我们就等着转业了，可你想过转业的难处没有？连排干部千把块钱的转业费，要安家、买便衣，还要为安置工作送礼，再同弟兄们喝场告别酒，剩下的够干什么？二连副指导员这批转业，想买个饭桌，转了几个家具店都不敢买，东西太贵，那点转业费不经花呀……”

“还有三连指导员，”一个粗嘎的声音接着道，“老婆本来就有病，这批转业想留到县城，给县人事局长买了台七百多块钱的收录机，结果就在这当儿老婆病重入了院，钱不够，地方上又没熟人可求，只好跑回连队向弟兄们借……”

“二连副连长，”又一个嗡嗡的口音说道，“上批转业的。单位里没房子，说让他先自己想办法，等以后有了再分。他没钱盖私房，就搭了个油毡棚和妻儿住下。谁知上个月一场大雨，把棚子淋塌了，老婆、孩子压里边，险些送了命，前几天回连还边讲边哭……”

“还有三连一排长……”

杜一川的心一阵悸动。是的，他知道连排干部的经济根底，家里都有老人要赡养，收入就是工资那点死钱，加上一年妻子来一回，本人回去一趟，来回带点烟酒糖茶地一折腾，哪还有什么积蓄？自己没结婚，又是营干，仅仅照顾妈妈和小弟，身边至今尚无什么积蓄，何况他们！这些天只顾自己烦躁，这些事都忘了。也许，这也是导致今晚弟兄们要去闹事的原因。该死！蓦地，他的眼一亮，想起了营部的仓库。那仓库里还放着几十方木材，几个月前买来准备做营具的，后来因为营队撤销，就放在了那里。罢！把那些木材分下去！解决弟兄们的其他困难咱无能为力，分点木材的权还有。团里会怎么说？不管那么多！现在先把大家情绪稳下来，不出乱子，不在军内外造成影响！

“弟兄们，”杜一川开了口，“我代表营里向大家检讨！我们这一段没有注意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，现在我宣布：分给连以下每个干部半方木材，回去盖房子、打家具都行。请同志们跟我去仓库领！”

屋里的人都一愣。

秦田齐的嘴角上露了一丝嘲弄。

“走,跟我去领!”杜一川又紧跟着催。他估计,只要大多数人跟他一走,闹事行动就不可能付诸实行。

有几个人已经站起来,跟杜一川向门口走去。他知道,从众心理会起作用,只要有几个人跟他走,其他人也就会跟上来。

先把闹事的队伍瓦解掉!

歪了,倒了,模糊了,变色了。这就是我爱的人?这就是我爱的那个优秀教导员?那个潇洒、爽快的男子?那个觉着终生可倚的靠山?成蓉头脑昏沉地向一连连部走。

说谎,装假,精明地躲开,轻巧地把责任扔给别人。成蓉感到一阵莫名的痛心!

在最初听到一连连要带人去闹事的消息时,成蓉是把平息这件事的希望全寄在人身上的。她非常希望这件事能顺利平息。她知道一连连一旦真的带人去闹,二营就要在它行将结束使命的最后一晚,把它以往的声誉毁掉。她比一般人更关心二营的声誉,因为就是她的爷爷深入国民党的豫西民团,拉出了八十个人,组建了这个抗日独立营。以后,又是她的爸爸把这个营带进了这个西校场。还在她很小时,她就常随爸爸来这个营里玩。她当初从军医学校毕业,所以没留师以上医院而自愿来这里,就是因为她对二营有特殊的感情。

可万彬竟在此时躲了,跑了,把担子甩给别人!

她觉出失望在啃着她的心,一阵一阵疼。她第一次开始对她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她曾经为万彬感到怎样的自豪!他长得多帅!单说那额头,多宽、多白、多明净!还有他那甩头发的姿势,轻轻一甩,幅度不大,漫不经意,多潇洒!特别是在他穿背心、着短裤打篮球时,他的美全显示了出来,四肢强健,骨盆狭窄,肌肉发达,肋骨匀称,胸廓又高又宽。最重要的是他的口才多漂亮!可以说,成蓉就是被万彬的口才最终征服的!

像好多没有选定意中人的姑娘一样,成蓉初到二营时,一边工作,一边也在小心地观察身边那些未婚的男子。有两人引起了她的注意,一个是杜一川,一个是万彬。前者是因为他对军事业务的苦钻和处理军务的干练;后者是因为他的潇洒风度和漂亮外貌。她对两个人都有好感,但对谁也都没有表示出什么。直到那一天团里举行演讲比赛,题目是:我们这个时代的军人。团里五个营职干部参赛,只有万彬赢得的掌声最多、最久、最热烈。他那抑扬顿挫的语音,那恰到好处的手势,那旁征博引的立论方法,那诙谐幽默的语言,牢牢地抓住了听众的心,也把成蓉心房中紧锁着仰慕的那扇门推开了,以致当万彬演讲结束的最后一次鼓掌时,所有的掌声全落了,成蓉还在忘情地拍。就在那一刻,她感情的天平倾斜了。尽管在这之前,她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杜一川对自己的情意,但天平已经倾斜了。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,当万彬大胆地把一张约

会条子塞给她时，她便悄悄地赴约了。

她曾对自己的感情生活，怀着多大的幸福希望呵！她从未想到还会生出失望！从万彬的宿舍里奔出，她很想立刻扑到自己的床上，沉入昏睡，把刚才的那一幕忘掉。但她放心不下，她要去一连看看，看看杜一川怎样平息这桩事。

但愿能够顺利平息！

她来到一连连部门口时，杜一川正在宣布那项分木材的决定。她立刻明白了他的用心。是的，这也是个办法！她以女人特有揣摩人心的本领看出，屋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疙瘩，这疙瘩不是能立时消了的，也许分木材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

杜一川出门走过她身边，她上前轻声说：“副营长，管理员去他老家了，我去喊他拿仓库钥匙。”

“噢。”杜一川看清是她立刻问：“教导员怎么样？”

“没……大事。”话一出口，她就觉着自己的脸因为羞耻涨红了。

“要好好照顾他。”杜一川刚说完，一股酸意又翻上来。妈的，用得着你去嘱咐？他是他的人，他连着她的心，用得着你去闲操心？你倒是想想你自己，以后病了有哪个女人能管你？能管你？！

啪！他抬脚踢飞了路上的一个石块。

月光依旧黄黄的，不均匀地洒下来……

它从不觉得累，有时刚落到这里，又接着飞往异地。有一段日子，它才在阿尔卑斯山停下，跟着又腾空飞去英吉利海峡。

海峡上晃动着一面旗，几种颜色的。

袖珍录音机的磁带在缓缓地转，男中音的歌声轻轻地在屋中旋：“……忘不了那一晚，我俩在河边，你脚伸清水里，头靠我胸前……”就在这舒曼的歌声中，万彬打开箱子，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做着走的准备。“……你含羞地送来樱唇，我们紧紧地接吻——”

门推开，杜一川走了进来：“胃疼好些了？”他问。待看到万彬的举动，又有些意外。万彬脸上掠过一丝尴尬，急忙含笑点头。

“……你当时已经应允，我们不久就结婚……”歌还在响，万彬赶紧伸手关了录音机。

杜一川根本没注意到万彬的神色变化，先把自己刚才分木材的决定说了出来。这在营里是一件大事，应该让教导员知道，然后再向团里汇报。万彬听罢，沉吟了一刹，